

Suffered  Sedness

羅 伤

跌停的青春

生人勿近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生人勿近 著

Suffering Sadness

羅傷 跌停的青春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SENI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罹伤) 跌停的青春/生人勿近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04-0
I. 跌… II. 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0429号

书 名:	(罹伤) 跌停的青春
作 者:	生人勿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icl.km.yn.cn
任务团队:	SEDUCE工作室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玉波狄
封面设计:	罗严塔尔 (SEDUCE工作室)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804-0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1604 4107628 (邮购)



跌停！跌停？ 青春是纳斯达克还是道琼斯？

跟小许谈她这稿子的时候，那厮的QQ签名悲愤交加，一副天地不仁的惆怅，言辞中不仅有苏三的苦，还有窦娥的冤。

后来，在一个草长莺飞的下午，我一脸“旧社会”地问她：“你这书写的不是挺青春的么？咋就跌停了呢？”她苦大仇深道：“年头不好啊，写这小说的时候，手头上几个股票都跌停了，我那个心啊，拔凉拔凉的呀。”闻言我恍然大悟：靠，敢情儿这姐们儿说跌停不是青春而是股票。

也对，年头不好倒是真的。危机了啊，打开新闻联播，发现全世界都在哭穷。华尔街哀鸿遍野，N多外贸公司大幅度裁员，连索尼的老总中钵良治都退居二线了……这一刻，心里一片荒芜——没天理啊，妈的我辛辛苦苦大半年，工资还没涨呢，全世界都开始降薪了……

这跟我们有啥关系么？有，但是不挨着。经济在挫折，可是日子还得过，股票跌停了，我们还要勇敢地活，尼采不都叫嚣着上帝死了，我还活着么？

靠！又跑偏了，我现在说的是这本小说的主题。主题是啥？主题就是问题，问题在哪？问题就是危机，危机啥了？危机了肯定就会跌停，跌停什么？纳斯达克？道琼斯？还是青春？

飘！真要把主题定成这样，搞得很像跟青春有关的日子一样的话，那就太飘了，还没遇到啥事儿就悲伤逆流成河了——你家祖上都是给琼瑶提供素材的么？这太宋祖德，太郭敬明，太芙蓉姐姐了！

隔靴搔痒，无病呻吟，咱别提了，问题不在这，问题不是因为跌停了股票或者青春……问题是这本书……书写得很艺术！对，艺术，艺术都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好，我找吧回来了，问题还是活！怒活，奋起直追地活，逆境重生地活。

罹伤是什么，罹伤就是展示和倾诉你的生活中的伤痛，不矫情，不暧昧，不黏糊，不人云亦云。

最后的主题和问题的落脚点，还是在于这些看似真实的故事中的感悟和思考，或者慰藉，或者麻醉，或者救赎；也是在于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点生存的快乐中，还能零星地挤出一点点的智慧和冷幽默。

感谢小许，感谢她以无比支持和信任的态度将这样一本三十万字的稿子给了我。说实话，这丫头也是很神奇的，老成，猴精猴精的，有着 80 后的年龄和不属于 80 后的老成，你别问我这是咋回事儿，你要是想知道正解就要问本人，但是她这人的性格还是跟她的网名一样——生人勿近。

又跑偏了，我是想说，你没事儿别烦我问这作者如何如何，她不允许我告诉别人她是写书的，她还是黑客，她还是股民、歌手……她玩儿的东西，比我知道的啤酒牌子都多……总之她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当过兵，站过岗，耍过流氓，入过党——入党这事儿我没落实，

我这么写就是为了押韵和填版面空白。

好了，统合一下前面的内容，我想说俩事儿：第一，这本书的青春跟纳斯达克或者道琼斯都没关系；第二，这本书绝对是一本很生猛，不轻浮不矫情不无病呻吟的书，虽然算不上是啥好书，但也坏得刚刚好。小许曾说过，坏的底线是能全身而退。如果您觉得自己年轻过，觉得自己活得挺牛逼，觉得您的青春也疼痛过，那你看这本书，没准儿还能在平淡的生活中让你冲动、激动、震动一下……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咳，唐诗一首，定一下场。

最后还帮小许重申一下：本故事纯属巧合，如有虚构，纯属雷同。

最后，文末点题，引用一下“三块石”——方磊大哥的一首唱词：

古代古人写的古诗鼓捣老师让我背 / 可诗圣诗仙师爷的诗意我怎么才能够体会 / 乡愁离愁多愁善感的人们黯然流下泪 / 可我听着念着只知道李太白喝醉

如今我也长大了二十啷当岁 / 不知不觉明白了什么才是愁滋味 / 也许这是忧郁的年代人人都很累 / 也许是我自己的抑郁症在作祟

青春是啥 / 答青春就是浪费 / 高瞻远瞩的理想正在慢慢破碎 / 当没人为你喝彩没人给你安慰 / 你只能渐渐习惯地做个无名小辈

孔子孟子庄子曾指引我们方向 / 可我们坐上了火车不知去哪流浪 / 脑袋里的思想正被人慢慢榨光 / 就像你离开的家园已经空空荡荡

我问 ANYBODY HOME ANYBODY HOME / 空

楼已空人也空所谓四大皆空 / 就只剩下东坡一人对着月亮耍酒疯 / 走过天南海北度过春夏秋冬 / 没改变的是依然有人两袖清风

有人学会圆滑的生存磨圆了棱角 / 可曾经的单纯理想已无处可找 / 没什么可以留恋了毕竟老大不小 / 带上虚伪的面具只为每一分

每一毛 / 看着街上多少行尸走肉不停东奔西跑 / 我才明白这世上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在等待 / 在等待 / 等你忽视我的存在 / 在依赖 / 在依赖 / 寄生于爹妈的慈爱

再加快 / 再加快 / 规则是优胜劣汰 / 在无奈 / 在无奈 / 为这狗日的时代 / 继续卖

寒风去 / 春风来 / 家花败 / 野花开 / 山高地阔却无处采

楼已空 / 人不在 / 望秋水 / 空等待 / 无人问津命不该

我说的唱的都是我 / 和你不同的是我 / 一直喜怒无常独自享受悲伤和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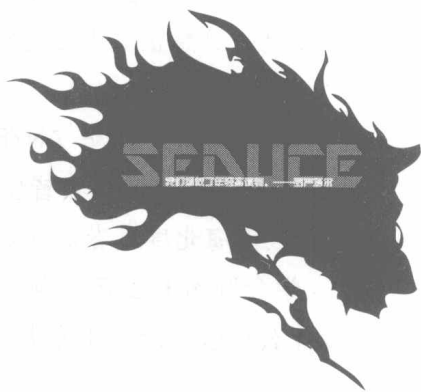
主角永远不是我 / 错的每次总是我 / 该怎么做 / 这醉生梦死无边的寂寞

O.V.Reuent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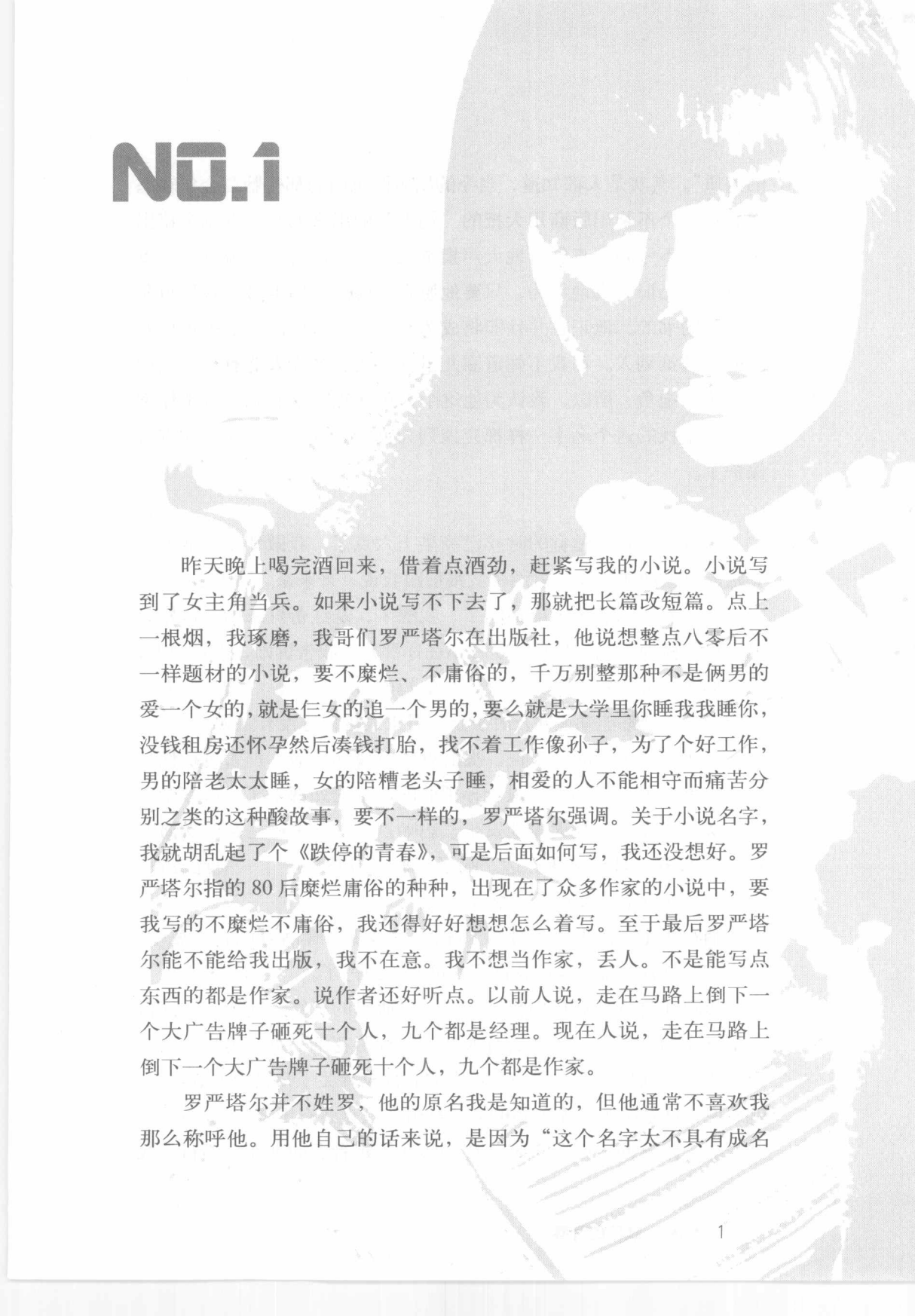
罗严塔尔

上班时间去办公室

2009/3/25



NO.1



昨天晚上喝完酒回来，借着点酒劲，赶紧写我的小说。小说写到了女主角当兵。如果小说写不下去了，那就把长篇改短篇。点上一根烟，我琢磨，我哥们罗严塔尔在出版社，他说想整点八零后不一样题材的小说，要不糜烂、不庸俗的，千万别整那种不是俩男的爱一个女的，就是仨女的追一个男的，要么就是大学里你睡我我睡你，没钱租房还怀孕然后凑钱打胎，找不着工作像孙子，为了个好工作，男的陪老太太睡，女的陪糟老头子睡，相爱的人不能相守而痛苦分别之类的这种酸故事，要不一样的，罗严塔尔强调。关于小说名字，我就胡乱起了个《跌停的青春》，可是后面如何写，我还没想好。罗严塔尔指的80后糜烂庸俗的种种，出现在了众多作家的小说中，要我写的不糜烂不庸俗，我还得好好想想怎么着写。至于最后罗严塔尔能不能给我出版，我不在意。我不想当作家，丢人。不是能写点东西的都是作家。说作者还好听点。以前人说，走在马路上倒下一个大广告牌子砸死十个人，九个都是经理。现在人说，走在马路上倒下一个大广告牌子砸死十个人，九个都是作家。

罗严塔尔并不姓罗，他的原名我是知道的，但他通常不喜欢我那么称呼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这个名字太不具有成名

的潜质”。其实是人都知道，当今的出版圈里面的那些脑白金年轻态作家哪一个不是出版商用大把的“妈内”砸出来的？没有哪个搞出版的敢毫不亏心理直气壮地大声指责某个同行比自己更流氓。而罗严塔尔却仍旧天真地认为，只要他愿意，他能攒出本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的。他正在并且即将成为一个左右市场而不是被市场左右的金牌策划人。可我不知道圈儿里的人还有多少人能有这样高尚到白痴的抱负，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人跟他在一个非主流日本作家的作品里找的这个名字一样都应该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进行保护了。

等我写完东西睡觉的时候已经早上六点了，我做梦了，梦见马克嬉皮笑脸地腆着脸端着酒凑我跟前跟我说，来来来，哥们香一个，香一个。我正躲着……电话响了，我醒了，是红蕾打来的。这妞在电话里很横地问我，马克昨晚在不在你那儿？我告诉她，去你妈的，他在你妈那儿。挂了电话我想，真他妈的奇了怪了，红蕾是警犬？我梦到马克她都能知道并及时阻止？看来人越来越没有隐私了？

对于经常喝酒的人来说，喝的时候就属你牛逼，别人越拱你越喝得带劲。第二天起来才跟个孙子似的，难受劲都来了。被红蕾电话吵醒，我嗓子火烧火燎地发干，想喝点水。胃里还是翻江倒海的难受，冰箱就只有两瓶芬达。喝了一瓶红芬达，吐了一瓶红芬达。再喝一瓶绿芬达，又吐了一瓶绿芬达。

躺在床上算着昨天晚上我到底喝了多少？啤酒应该有十瓶吧，红酒应该也有两瓶。最后是谁买的单？不记得了。

想想红蕾找马克找到我这来了，真他妈的可笑。这第一，红蕾不是马克的女朋友，只是所有人都知道红蕾花痴马克。第二，马克和红蕾两人谁都没给对方一个正式的名分或者关于归属的半点承诺。就是说，这是两个毫无关系的人。红蕾和马克各有围绕自己的苍蝇。至于我，跟这两人的关系就是在一块儿挥霍青春的朋友。不行，我

要打个电话恶心恶心马克。

“马克，你小子昨天晚上在哪发浪？知不知道红蕾一大早就惦记你，满世界找你丫的。”拨通电话我说。

马克应该也还在睡觉，喉咙里像塞了坨屎一样沙哑着嗓子说：“我跟谁发浪？我倒是想跟你浪来着，你又不跟我浪。莫非红蕾找我发浪？”

我说：“操，你就装，你昨天晚上要是没跟个女的浪去，红蕾也不会警犬上身，你有本事大声说，我屋里没女人，只有母鸡。”马克说：“我不敢说，我家有女人，我妈在家。”

马克他爸是个小局长，看他家摆设不像大富大贵，他爸的长相也不像是个腐败分子。但是马克这小子是那种连内裤都必须穿名牌的人。二十岁出头开着辆十几万的赛欧，一米八零的个头，长得像方中信，迷得一帮小姑娘上赶着跟他一块钻被窝玩过家家。这小子每天的工作就是泡吧，泡妞。他总感叹，处女越来越少，真爱难寻芳踪。我说，处女都在幼儿园，你可以从小培养。

可让我不明白的是：这小子跟谁都发浪就是不跟红蕾发浪。

用他自己的话说，兔子不能吃窝边草。

马克说下午接我去见几个搞乐队的哥们，他们没有原创，想从我这找几首歌。

我准备再睡会，红蕾电话又来了。

“姐姐，您了还生气呢？”

“滚，少臭贫。”我说。

她问我下午有什么活动，我告诉她马克等会来接我出去。

电话放下三十分钟不到，红蕾就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来了。

我一边吹头发一边跟她说：“你说你要是喜欢马克，就跟他直说呗。你们俩要是凑成一对了，那社会就安定了，我替那些免于被祸害的纯洁少女和纯情少男谢谢您二位了。”

红蕾翻着我的衣柜跟我说：“谁说我喜欢他就要跟他在一起了？”

我不可能因为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再说，还是颗歪脖子树。”

我无言。人就这么贱，喜欢你的你不喜欢，不喜欢你的你上赶着喜欢，两个互相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就会变得互相不喜欢了。

马克准时来接我。红蕾也要跟着去。马克说，怎么哪儿都有你？红蕾说，只要你在的地方，本小姐就无处不在。我说，我愿意去给菩萨磕头，求菩萨保佑你们俩流氓能奸成一对。这二人同时发出“切”声。

马克和他哥们约在了我们唱歌的月半湾酒吧见面。

下午的酒吧没了夜晚的喧嚣和狂欢的人们，显得有点冷清。

我要是酒吧的老板，装修的时候就整个活动墙画，晚上狂野的是酒吧，白天宁静的是咖啡屋，这多合适。

马克的哥们来了三个，他们用造型明白地告诉你——我是摇滚青年。这三个男孩显得有点腼腆，一看就是才出来跑场的，没那种流气。我拿出几首歌给他们挑，顺口问：“你们谁是主唱？”

贝司手答：“还没找到主唱。”

“主唱都没有，你们就搞乐队？”我说。

马克插嘴道：“主唱随便找都有，关键要得有歌，没原创谁愿意给你当主唱？”

我说：“你们就不能自己唱？三个人的乐队也不是没有。”

贝司手说：“我们还没键盘手。”

我看看另一个男孩问：“你是鼓手吧？”

他点头。

红蕾嘴快地说：“没键盘没主唱搞屁啊。”

我把歌收起来，很诚恳地告诉这三个男孩，乐队我没组过，但是有搞乐队的朋友找我要过歌，他们都有自己的原创，找我拿的都是曲子，他们回去自己编，自己填词。我也不收钱，如果谁拿我的歌去唱，唱好了，有人待见你了给你出了，记得作曲写我就行。但是你们，什么都不具备，乐队要有作曲填词编曲，才能写出自己的

东西。没有自己的东西靠翻唱，根本出不来。

吉他手问我：“那你能不能帮我们写歌？”

我说：“我没那水平，我只能写点曲子，没人知道你们乐队要什么，适合什么，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只能自己写。”

结束了这次谈话，我有点烦，我说：“马克，你那是什么哥们？一点不靠谱，什么都不懂就想搞乐队。”

“别那么残忍嘛，谁没点纯洁的小理想了？”红蕾说我。

“扯淡！你不残忍？你那是看人家仨小伙长得还行，才这么说。理想是什么？理想是吃饱了饭才能折腾的玩意，就他们那样儿的，没一个场子能给他们唱，就没饭吃，没饭吃了理想就是你便秘时候肚子里憋的屁，憋死你，也拉不出来。你就只能把理想憋在肚子里。”我不屑地应道，口气有些愤愤。

马克说：“行了吧，没理想你们俩也唱？”

我说：“操！我又不便秘，要什么理想？我这是玩，我没指望这吃饭。这也不是我的理想。”

正说着，酒吧老板冯胖子来了。

马克说：“胖子你过来，我打算给你介绍个新乐队。”

冯胖子摆着手说，“不要，不要，你介绍的都是没出名的，都跟我这练手来了。”

我说，“胖子，你说的是屁话，出名的你请得起吗？港台的咱别说，你就整几个北京本地出名的地下乐团，你能找几个给你驻场的，我把你叫二大爷。”

胖子一屁股坐在红蕾边上，掏出根烟点上说：“还请出名的呢？操，就您几位一个月能削走我赚的一半钱，我还不是也因为心里那点纯洁的小理想才开这酒吧，结识点爱好音乐的哥们，陶冶陶冶。”

“放你大爷的屁，”我骂道，“你他妈的，谁赚你一半钱了？就你那点糟钱，那谁都比给你得多。我们他妈的才义务呢，是不是？”

红蕾赶紧接上词儿：“就是，你这酒吧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找乐，

泡妞方便。”

马克说：“哈哈，就是，晚上酒吧灯光朦胧，把你脸上的褶子掩盖成成熟男人的魅力。然后你丫就眯缝着小三角眼瞄到哪个落单的姑娘，就假装大方免了人家的单，磨叽着跟人家高谈阔论，再趁机多灌几瓶猫儿尿。哼，然后就都给领回家把人给祸害了。”

哈哈哈哈哈，我们放肆地笑着。红蕾说：“马克我怎么听着你像说你自已呢？”

冯胖子说：“什么他妈的褶子，我才三十，跟你们这帮小屁孩钻一块儿显得我老气了。”

冯胖子这人除了色点，财迷点，长的难看点以外，基本还算是个好同志，除了这个酒吧他还有个饭馆，好像还有个修车行什么的。不算大款，算个小款。在2002年的北京，房价还没像阳痿的男人吃了伟哥后下体迅速膨胀那样疯涨的时候，冯胖子趁了三套房。

他自己老说，他找哪个姑娘当老婆哪个姑娘就不用奋斗了，所以他不能剥夺了未来老婆奋斗进取的权利，所以呢？他就不能现在就结婚，他还得再等等。我们问他，那你未来老婆有着落了吗？他说，未来丈母娘还给养着呢。

我能在他的酒吧唱歌，纯属巧合。有一次，我跟几个哥们去喝酒，喝的高兴了我唱了一首《Big Big World》，冯胖子听了又是鼓掌又是请喝酒，还非要给我塞名片。弄半天才知道，他想叫我到他酒吧唱歌。最初我一个礼拜去两次，权当自己玩了，泡吧还不用花钱。后来唱着就认识了些歌手，又介绍我到别的场子唱，慢慢地，我就成了昼伏夜出的酒吧歌手。

唱歌只是我暂时的兴趣，不是我的理想。我没理想。我也没工夫想理想，一天到晚想理想的人都是闲得没事干的人。我从不赶场，不想把自己弄的那么辛苦，挺好一兴趣，不想被赚钱的欲望破坏了。一天一个酒吧唱一场就够了。马克就是我在冯胖子酒吧认识的朋友。马克和冯胖子都是一种人，男人。好色的男人。不同的是，马克年

轻帅气，冯胖子上点年纪，长得还不怎么地。他们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都有点小钱，并且都对女人不小气。

所以他们有很多女人，是那种激情一夜睡醒觉才现打听名字的女人。

“同志您了怎么称呼？”

“炮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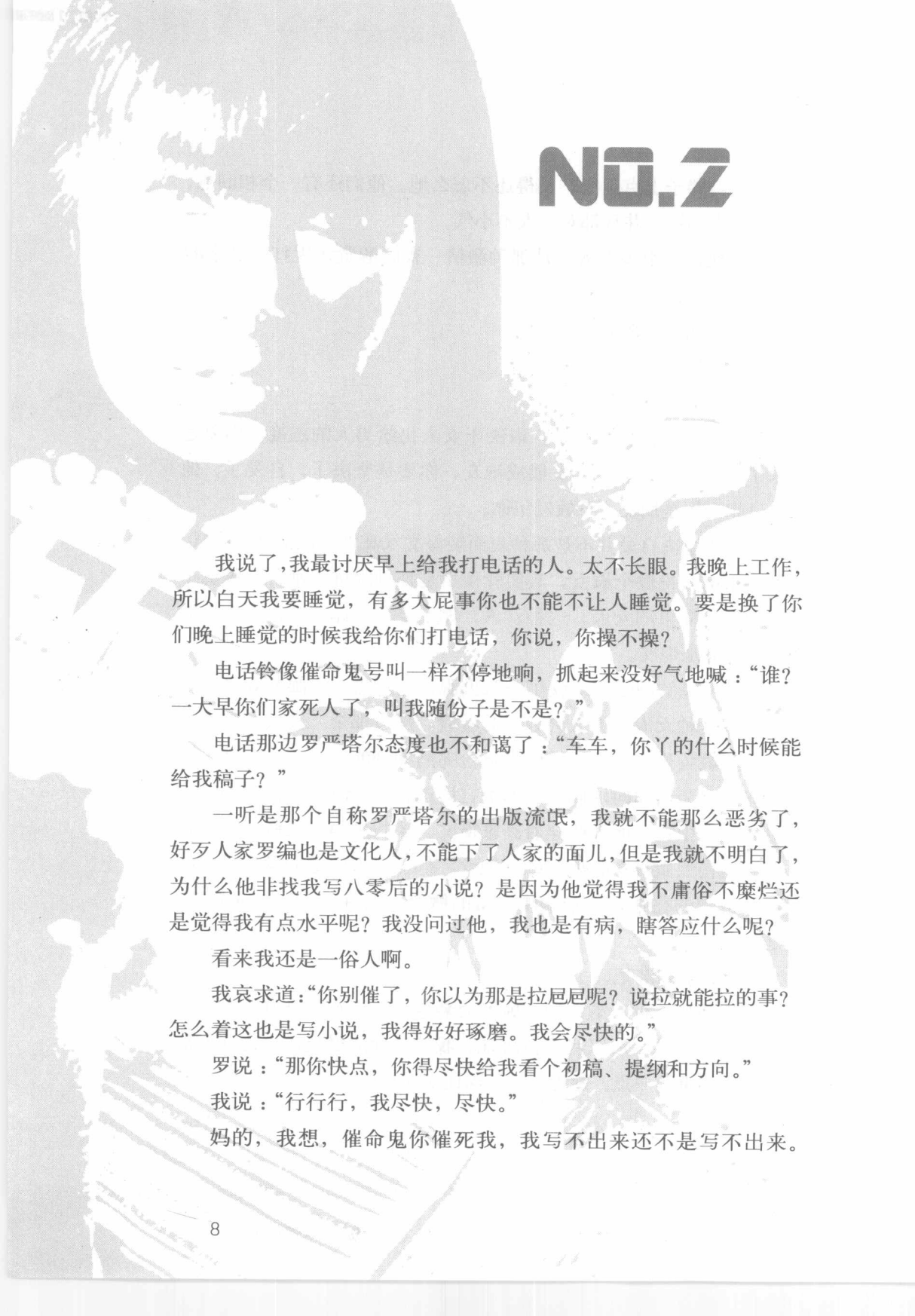
男人女人保持什么关系，取决于女人扔给男人的态度，你要是暧昧了，他就觉得能把你发展成炮友，你要是坚决了，自爱了，他们也只能当你是朋友。不敢侵犯你。

我说的坚决自爱并不是那种表面装得文气高贵，说话嗲声嗲气，在男人跟前装得像个淑女，其实骨子里是那种跟谁睡都行，脱裤子比上厕所还简单的女人。这种女人，你不要装，你再装，男人也能一眼看出你是炮友。

我在夜晚的酒吧，练就了一双火眼，随着男人的眼光我也能很快辨认出这种女人。男人会说，看看看，那边那个。其实，穿着性感暴露且浓妆艳抹独自一人坐在吧台喝酒抽烟的女人不一定是男人的目标，因为当你向她们投去勾引言语或目光的时候，换来的往往是白眼或者中指。而那些穿着高雅斯文、淡扫娥眉和三两好友坐在一起浅酌慢饮眼神东张西望的“淑女”们，男人向她们发出勾引的时候，得到的往往是一个腼腆害羞的微笑。这种女人，男人知道，就是炮友。

装逼，继续装吧。

红蕾是哪一种？第一种。她不会装逼，她喜欢跟谁好跟谁睡都是明的。她不装，所以我不讨厌她。我接受她的豪爽，这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重要一点。她说了，装逼比卖逼可恨。



NO.2

我说了,我最讨厌早上给我打电话的人。太不长眼。我晚上工作,所以白天我要睡觉,有多大屁事你也不能不让人睡觉。要是换了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给你们打电话,你说,你操不操?

电话铃像催命鬼号叫一样不停地响,抓起来没好气地喊:“谁?一大早你们家死人了,叫我随份子是不是?”

电话那边罗严塔尔态度也不和蔼了:“车车,你丫的什么时候能给我稿子?”

一听是那个自称罗严塔尔的出版流氓,我就不能那么恶劣了,好歹人家罗编也是文化人,不能下了人家的面儿,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他非找我写八零后的小说?是因为他觉得我不庸俗不糜烂还是觉得我有点水平呢?我没问过他,我也是有病,瞎答应什么呢?

看来我还是一俗人啊。

我哀求道:“你别催了,你以为那是拉扈扈呢?说拉就能拉的事?怎么着这也是写小说,我得好好琢磨。我会尽快的。”

罗说:“那你快点,你得尽快给我看个初稿、提纲和方向。”

我说:“行行行,我尽快,尽快。”

妈的,我想,催命鬼你催死我,我写不出来还不是写不出来。

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什么事儿啊！

决定调整下作息時間，晚上唱完歌后就回家睡覺，不能玩到天亮了。节约出下午時間赶快写点东西先给罗编交差。

冬天的北京老是阴飕飕的天儿，躺在床上看着窗帘缝里钻进的阳光在地上画了个斜三角。空气中的浮尘都清晰可见。

今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出太阳了。

想想冯胖子说的，我们这些人都只在夜晚出没欣赏夜景，愣是没见过白天的太阳。长此以往，必定发霉。这晒太阳很奢侈吗？姥姥的，想我也是双十年华的青春佳人，还晒不起个太阳了？

有快一个月没见过文青了，打个电话约她吃个饭吧。文青是政法的大学生，拿上我写的那点东西先给她看看再给罗严塔尔看。中午跟文青约了在 KFC 见，她和男朋友王华一起来的。

我说吃什么我买去。

文青跟王华说：“敞开了吃也吃不了她 200 块钱，放开吃。”

我赶紧拿出 200 块钱给王华，说：“辛苦您了，受累排队买吧。”

坐下我就习惯摸烟，摸了又放下，我说：“我最不乐意来肯德基，闹腾死了，东西也不好吃，还他妈坐大玻璃边上，过路的人都他妈的看你那点吃相了。这帮傻逼，花几十块钱一坐一下午，跟这玩廉价享受来了。”

文青说，“呸！就你能耐，我们都俗人，就爱介个。谁都像你，吃个饭不管几个人非要整个破包间，黑灯瞎火见不得人才能吃下去。”

王华排着队转过来喊：“车车，你要什么套餐？”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文青抢白道：“随便给她要。记得要发票啊。”

此话一出，好多人都往我们桌看，文青瞪着眼，“要发票怎么地了？不能叫洋人赚我们钱还跟这儿偷税漏税。”

说完她看我，我就必须附和：“是是是，那是那是。”

把我写的小说拿出来给文青看，她边看边说：“我不说你俗，这

事挺靠谱。嗯……你能写……”

看着，文青说：“靠，你丫的怎么那么缺德啊？小说里怎么用人真名？这个太不靠谱，不行不行。”

我说：“我不会编名字，中国大了去了，一样名的人也多了去了，谁知道我写的是谁啊。”

文青说：“你赶紧学电脑吧，这都2002年了，还玩手写？潮啊！连人家老大爷都会电脑上码字了。”

我说：“行行，立马的，我回去就买电脑，学！”

文青和王华很骚情，吃东西的时候，你一口我一口的。唉！看着文青我心想，莫非我也该找个人跟我这么骚情骚情了？王华晚上在酒吧打工。年轻的情侣最大的问题就是“妈内”，爱得死去活来，靠家里给的那点上学的伙食费是不够谈情说爱滴。不租房子的，隔三差五的还得要找个小旅馆激情一把下下火。“妈内”很重要。他打工的酒吧我每个礼拜唱一场，今儿晚上就该去了。

王华说：“我们那来了一个巨帅的歌手。”

我冷笑：“哼！什么是巨帅？”

文青烦我跟马克、红蕾他们钻在一块，说他们就是臭狗屎。说我和他们待一块时间长了，我也香不了。我没法反驳，红蕾马克他们确实是没干什么正经事。

文青这人骨子里就正气，打小我就顺从她。习惯了。换个话题谈我的小说，我说写小说特庸俗，作家都傻了吧唧的。这可不是我的理想。文青恶心地看着我说：“我发现你这人形容美好事物的能力特差，人没理想了还活个屁。”

我说：“嗯，是，是。”

总之跟她说什么都是我不对。

她说：“写的还行，挺真实的。”

吃完了，文青在那刮发票。靠，两个奖励二十的！

“快快快，再来两个汉堡和薯条带走。”